

21 世紀美「中」權力關係檢視與展望： 權力轉移理論觀點

張立德

國防智庫籌備處副研究員

摘 要

主流「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權力平衡並不利於國際關係穩定，權力不均衡的國際層級體系才有助於和平的維繫。當新興強權之權力逼近支配強權，且對現存國際秩序不滿意時，兩強之間衝突與戰爭的機率將會上升。由於支配強權美國與新興強權中國大陸之間的權力競逐，對於亞太和平與穩定有相當程度之影響，甚至衝擊我國家安全；因此，本文先探討主流「權力轉移理論」與其他權力轉移理論，並進行評論與比較。接著，由軍事、經濟及巧實力層面，對美「中」權力對比進行概略分析與評估。最後，經由本文初略估算，推測美「中」兩國可能在 2030-50 年間，開始進入權力轉移理論所謂之「均勢」；然預期中共可能在 2020 年代起，即在亞太地區獲取相當之支配性權力。

關鍵字：權力轉移理論、權力平衡、國際層級體系、新興強權、支配強權、奈伊、均勢、霸權穩定論

壹、前言

「權力轉移理論」源於 1958 年，並在 20 世紀後期興盛。其核心概念為權力平衡並不利於國際關係穩定，權力不均衡的層級體系才有助於和平的維繫；當新興強權之「權力」逼近支配性強權、且對國際秩序不滿意時，衝突與戰爭的機率將會上升。後期的權力轉移理論研究並將美「中」權力轉移列為觀察與討論重點。

由於美「中」權力競逐與美「中」權力是否出現轉移現象，對於亞太安全情勢與和平穩定有相當程度之影響；而我國位處亞太地區，美「中」權力轉移之過程，亦將影響甚至衝擊我國家安全，以及我國外交、兩岸政策取向。因此，本文除就主流「權力轉移理論」與其他權力轉移相關理論進行一般性探討外，主要目的還是希望能就權力轉移理論觀點，以及美「中」權力展望之概略評估，對於美「中」在全球與亞太地區是否可能出現權力轉移及其可能之衝擊與影響，進行初步探討。

貳、權力轉移理論：各方觀點

一、主流「權力轉移理論」重要論點

「權力轉移理論」為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於 1958 年所出版之《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首度提出。奧根斯基復於 1980 年與庫格勒（Jacek Kugler）合著《戰爭總帳》（*The War Ledger*），該書運用量化研究，將古典權力轉移理論觀點與歷史上主要戰爭發生原因，用統計模型加以驗證，而認定當權力分配不均時，戰爭爆發機率較小；當戰爭爆發時，多是由於強國間彼此權力分配均等，或出現後起者超越先行者的現象。進而推論出：權力平衡不利於國際關係穩定，權力不均衡的層級體系才有助於和平維繫之觀點。¹此一論點明顯挑戰現實主義之「權力平衡理論」。

¹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轉引自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1 年），頁 391。

2000 年，譚門（Ronald L. Tammen）與庫格勒等學者出版《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21st Century*）一書，學者提出新一代權力轉移理論觀點，認為：新興強國未必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端視其「國家意圖」及對現狀是否滿意；另修正單一全球層級結構框架，提出全球層級體系涵括多個區域層級體系的觀點。

（一）權力的定義與組成要素

權力轉移理論對「權力」之定義為「強迫或說服對手遵守我方要求之能力」。至於權力組成則有 3 個要素：能夠工作和作戰的「人口」（population）、國家「經濟生產力」（economic productivity），以及政治系統獲取與整合國家資源，以達國家目標之「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3 者作用組合而成。²其中，人口數量在短期內比較固定且難以改變；經濟成長的改變相對迅速，對權力的影響是中期的；政治能力則可在短期內高度運作，並對國家權力造成影響。

（二）權力轉移理論的「層級體系結構」

權力轉移論者將各國依權力大小，區分為：支配性強權（dominant power）、一般強權（great power）、中等國家（middle power）和小國（small power）4 個等級，並將其由上而下放至「圓錐形」全球層級結構中。³在此國際體系結構中，由於支配性強權決定國際秩序、管理國際體系，因此滿足現狀；而國家權力越小，影響國際秩序能力也越小，因此對國際現狀就越不滿意，卻無力改變現狀。如此的圓錐式權力結構，可視為是穩定的。⁴

新一代權力轉移理論修正先前單一全球層級結構框架，提出多個「區域層級體系」鑲嵌在「全球層級體系」中之觀點（如圖 1）。在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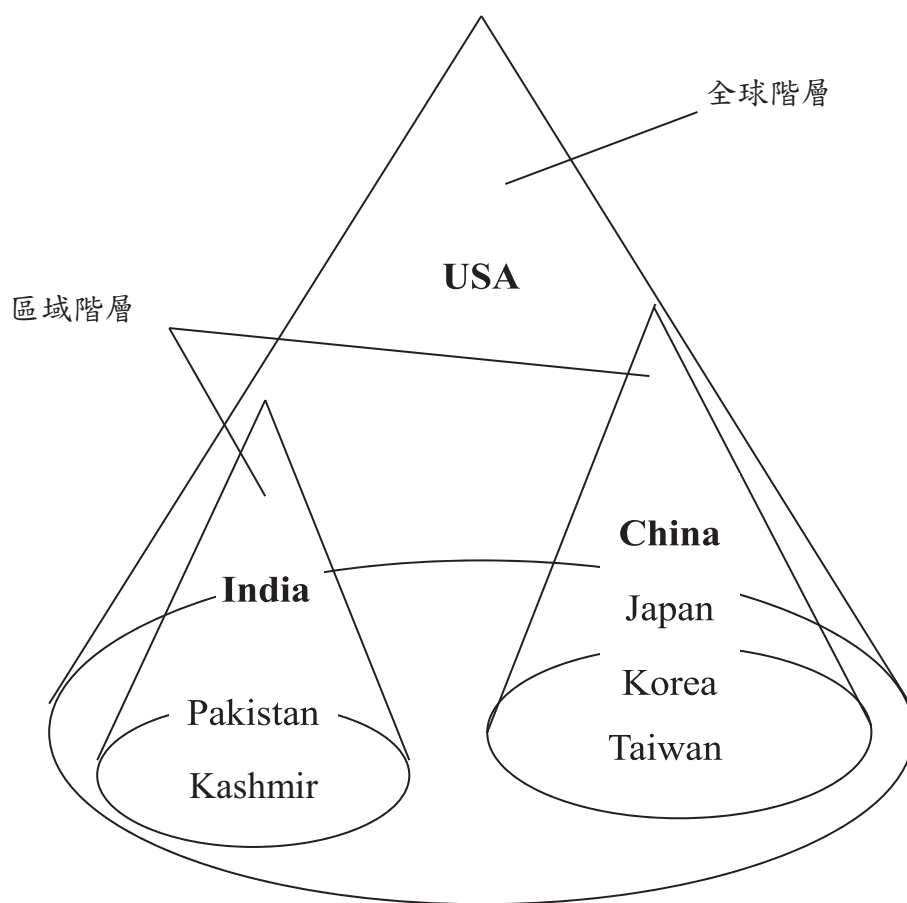
²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ti, Brian Efrid and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pp8-9.

³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6-7.

⁴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1 年），頁 390。

個「區域層級體系」中，皆有其支配性強權、強國與弱國；而「區域層級體系」受「全球層級體系」影響，所有區域支配國家均受全球支配國家制約，但無法對全球體系造成重大影響。⁵另據權力轉移理論推斷，戰爭可從全球層級擴散到區域層級，然不易由區域層級向上擴散到全球層級。⁶

圖 1 全球層級與區域層級體系



資料來源：Kugler 2008

⁵ 同註 4，頁 393。

⁶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8.

（三）「均勢」、「超越」與衝突的產生：早期觀點

早期的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當新興強權對支配性強權產生「均勢」、「超越」狀況時，會大幅增加戰爭的可能性。亦即：當一個新興強國的權力資源達到支配性強權的 80% 以上時，即成為一個潛在挑戰者，並於國際體系中產生「均勢」(parity) 的情況；而當新興強權的權力資源超過原先支配性強權的 120% 時，此均勢情況即告結束，新興強權「超越」(overtaking) 支配性強權。依歷史經驗，此種情況將大幅增加衝突的可能性。⁷

（四）新興強權對國際秩序滿意與不滿意之影響：後期觀點

在 2000 年出版的《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一書中，學者提出新一代權力轉移理論觀點，認為新興強國未必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而將「國家意圖」(滿意度) 視為變項。若新興強國對現狀滿意，即便其權力趕上支配性強權（進入均勢或超越），戰爭也不會爆發。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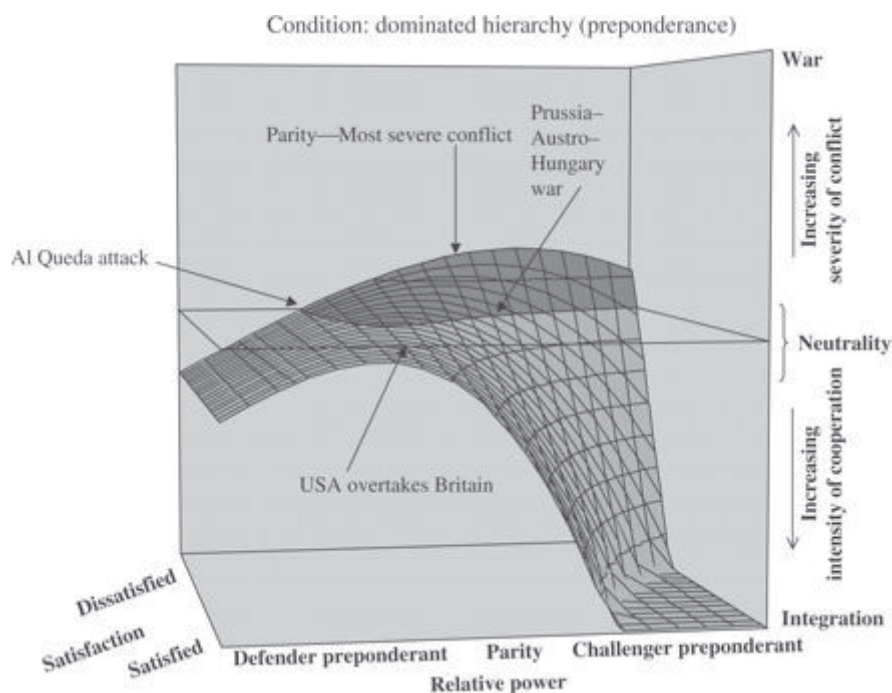
（五）相對權力、國家意圖（滿意度）與衝突之綜合考量

在將「相對權力變動」(權力不對稱或均衡) 與「國家意圖」(是否滿意現狀) 等 2 個變項均納入考量之後，譚門與庫格勒將權力、意圖與和戰之關係，用三維圖形來表示（參見圖 2）：

⁷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21.

⁸ 同註 4，頁 391-392。

圖 2 權力、意圖與和戰之關係



資料來源：Tammen and Kugler 2006

圖形中深色區域代表戰爭爆發，而戰爭之所以會發生，是由於新興強國在國力上已與支配性強權形成均勢甚至超越，且不滿意國際現狀。而淺色區域則代表和平相處，由圖中可以看出，即便新興強國逐漸取得權力均勢甚或優勢，只要其滿足國際現狀，便不會發生戰爭。

（六）世界政治的經營與權力、滿意度的管理

面對新興強權的挑戰，支配性強權以下列方式來鞏固自身地位：

1. 以設計規範、增加結盟國家滿意度方式，來強化領導地位，增進系統穩定性。
2. 試圖將不滿意現狀的國家轉變成滿意現狀國家，擴充權力。

3. 尋求新成員加入其主導之聯盟，或尋求經濟聯盟之擴張，希望在權力和資源上對潛在挑戰者取得壓倒性優勢。⁹

（七）《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之結論與未來預測

國際體系目前由 4 大權力中心—美國、歐洲、俄羅斯及中國大陸所組成，印度可能成為第 5 個潛在中心；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大國或區域聯盟具「人口—生產力—政治能力」的必備資源，來超越這些強權中心。在此環境下，預測未來強權間權力轉移的情況不多，僅有 2 種情況可能發生：

1. 中共超越美國。
2. 在 21 世紀的後半期，印度超越中共或美國。

若中國大陸和印度在朝向支配性強權發展的過程中，對當時國際體系與秩序感到滿意，則這些權力轉移將會在和平情況下發生；反之，則可能會導致戰爭。至於可能的權力轉移時機，端視美國及其挑戰者間的相對成長率、生產率與政治能力而定。

而權力轉移亦將在區域層次內發生，在非洲、中東和亞洲部份地區有許多潛在權力轉移正在醞釀，這些情況可能在區域層次內引發一連串連續的衝突。對此，即便前述強權國家支持區域層級體系對手的競爭，這些強權國家也不會為解決這些爭端，而訴諸全球層次的衝突。¹⁰

二、奈伊的權力轉移觀點

美國學者奈伊 (Joseph S. Nye) 於 2011 年發表之《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 一書中，對國際間的權力轉移現象有獨到見解，可做為主流「權力轉移理論」之補充與參考。

（一）對權力之觀點

奈伊認為，權力是「改變其他人行為以獲致所希望結果之能力」，

⁹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33-39.

¹⁰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42-43.

並將權力之界定，區分為傳統上「以資源為定義之權力」，及以透過影響他者方式稱之為「以行為結果為定義之權力」。¹¹

以後者而言，有 3 種方式可達成此一目標，亦即：脅迫、獎勵、吸引。而若能以吸引達成所希望之結果，無需運用脅迫、獎勵為手段，此即所謂之「軟實力」。整體而言，奈伊認為權力的類型主要包括：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及綜合發揮硬實力與軟實力之「巧實力」。¹²

（二）21 世紀的權力轉移

奈伊認為，21 世紀的權力轉移有 2 種型態，一種是「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亦即「權力正在從西方轉移到東方」；另一種則是「權力正從國家層面擴散到更多的非政府層面」。2 種權力轉移之間交互作用。

而當前的國際情境可比擬成三維棋局，在棋局中，國際軍事權力高度集中於美國；國際經濟權力以多極形式分布於美國、歐盟、日本與金磚四國；處理跨國議題的權力則高度擴散。聰明的大戰略須因應不同領域中極度不同的權力分配，並瞭解其間的取捨交換；所以除須瞭解如何運用權力以壓制其他國家，也須明白如何運用權力與其他國家合作。¹³

奈伊同樣認為，擁有資源優勢的國家和崛起強權間未必會爆發戰爭。¹⁴而（超級強權的）衰落亦應區分為「本身衰敗而造成的絕對衰落」及「其他國家權力資源變得更強大或更能有效運用情況下的相對衰落」。

（三）奈伊對美「中」權力轉移之觀點¹⁵

奈伊認為，目前許多美「中」權力轉移論述，都是從大國興衰論出發。2008 年金融危機，讓外界認為美國強權開始走向沒落。歷史上有

¹¹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李靜宜譯，《權力大未來》（臺北：天下遠見，2011），頁 32。

¹² 「約瑟夫·奈伊談權力轉移」(Joseph Nye on Global Power Shifts) 演講，2010 年 7 月於牛津大學；TED 網站，〈http://www.ted.com/talks/joseph_nye_on_global_power_shifts.html〉。

¹³ 同註 11，頁 264-265。

¹⁴ 同註 11，頁 196。

¹⁵ 同註 12。

關美國衰退論的說法每隔 10-15 年就會輪迴出現，然相關論點均未成真。

今日全球權力分配的三維棋盤，最上層為國家間的軍事力量，美國是唯一超級大國，在未來 20-30 年內仍是如此，中國大陸不會取代美國。中間一層為國家間的經濟權力，有多個強國互相制衡，美國、歐洲、中國大陸、日本互為平衡。底層則是跨國關係，如氣候變遷、毒品交易、資本流動，這些跨國活動超出政府控制之外。

奈伊認為，21 世紀的權力並非總是零和遊戲，權力可以是正和的，一方的勝利同時也可以是另一方的勝利。硬實力仍然存在，並將持續；但是除非能將硬實力和軟實力結合形成「巧實力」，否則仍將無法應付正面臨的新問題。而美國不應該恐懼中國大陸崛起或亞洲再興，若美國能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來制定政策，就能順利完成此一轉變。

三、霸權穩定論中有關權力轉移的論述

「霸權穩定論」(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主張，霸權國擁有的霸主或領導地位，是建立在其他國家對霸權國之信任與合法性普遍依賴的基礎上。若他國認為霸權國違背公共意願、損害公益，則霸權國主導的霸權體系將會嚴重削弱；另若霸權國認為維持霸主地位所付之代價超過預期利益，霸權體系也會逐漸削弱。

而霸權的衰落，可歸納為 2 種：其一為霸權的「絕對衰落」，指霸權因內部管理不善、力量分散造成自身經濟、軍事及政治實力的下降；其二為霸權的「相對衰落」，指二等國家的力量發展壯大，並趕上一等國家。¹⁶

吉爾平 (Robert Gilpin) 認為，舊霸權的衰弱與新霸權的崛起，必然會引發爭霸戰爭。摩德爾斯基 (George Modelski) 則指出，霸權國位置更替基本上呈現規律性發展，全球戰爭呈現一定周期 (約一個世紀)，此被稱為「長周期理論」(long cycles theory)。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認為，當霸權衰弱時，國際政治和經濟開始動盪，新的穩定秩序需要一個新霸權國和一套為各國一致同意、並能約束每個國家的國際制度；在

¹⁶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0 年)，頁 258。

新霸權出現前，需要幾個重要的強國共同協調國際秩序，否則戰爭不可避免。¹⁷

吉爾平另從 3 方面論證了「霸權必衰」的觀點：¹⁸

（一）從市場機制角度觀之：霸權是建立在霸權國壓倒一切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之上，然經濟與科技的競爭優勢很難長時間保有，不斷從一國轉向另一國；新興強國必然要求政治權力再分配，舊霸權不斷面臨後起者挑戰，最終只能以戰爭形式來決定勝負。就此觀點而言，霸權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

（二）從收益角度觀之：爲了支付維持霸權的成本（提供公共財的成本），霸權國的經濟剩餘逐漸減少，從而使霸權國在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提供公共財的成本，進而不得不放棄霸權地位，讓位給其它新崛起且更有競爭力的新興國家。

（三）從「搭便車」理論角度觀之：由於存在「搭便車」的國家，霸權國往往在長時間中爲保證公共財的充分供應，而付出了遠超出其應付出的成本。「搭便車」國家一方面從經濟上加重公共財的成本負擔，削弱霸權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面，部分「搭便車」國家在實力增強後，反可能成爲霸權國的潛在挑戰者。

四、各種權力轉移理論的評論與比較

（一）「權力轉移理論」認爲權力組成有 3 要素：人口、經濟生產力及政治能力；其中並未包含「軍事實力」，使該理論在推斷國家權力轉移時，恐產生偏誤。而奈伊認爲權力的類型主要包括：軍事力、經濟力與巧實力之發揮，相對之下較爲完備。

（二）新一代「權力轉移論」者提出多個「區域層級體系」鑲嵌在「全球層級體系」中的觀點，並由此分析權力轉移。奈伊則以議題區分，由全球「國際軍事權力」、「國際經濟權力」與「跨國議題」的三維棋盤，

¹⁷ 同註 16，頁 259。

¹⁸ 霸權穩定理論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MBA 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

來分析權力轉移。

（三）新一代「權力轉移論」者與奈伊同樣認為，擁有資源優勢的國家和崛起強權間未必會爆發戰爭。而「霸權穩定論」學者吉爾平則認為，舊霸權的衰弱與新霸權的崛起，必然會引發爭霸戰爭；此與主流「權力轉移論」者認為，只要挑戰者對國際體系與秩序感到滿意，則即便支配性強權與新興強權發生權力轉移，也不會發生戰爭之觀點有所不同。

（四）吉爾平提出「霸權必衰」之觀點。「權力轉移論」者則提出，支配性強權會利用增加新興強國滿意度、尋求新成員加入其所主導之聯盟、尋求經濟聯盟擴張等方式，來避免與新興強國發生衝突，並在權力和資源上對潛在挑戰者形成優勢，以利持續維持支配性強權地位。

（五）「權力轉移論」提出新興強國權力已達支配性強權的 80%，進入均勢狀態；而當新興強國權力超越支配性強權 120%時，均勢便告結束，產生權力轉移；然「權力轉移論」者並未提出可信之權力計算方式，何以認定權力在 80%至 120%間為「均勢」，亦未見其提出合理可信之說明。

（六）「權力轉移理論」推斷，戰爭可從全球層級擴散到區域層級，然不易由區域層級向上擴散到全球層級；然此一論點頗具爭議，因 20 世紀的 2 次世界大戰，即可視為是由區域層級擴大至全球層級。

參、21 世紀國際與亞太區域層級體系

一、當前全球層級體系

1990 年代冷戰結束時，美國無論是在政治、經濟、軍事、軟實力層面，均為全球首強，並與其他強權出現較大差距，國際體系呈現「一超多強」的格局；在小布希主政初期，美國憑藉其優勢國力，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政策上採取「單邊主義」。¹⁹此時期的美國，符合本文所論述之「支配性強權」。

¹⁹ 「美國單邊主義的形成」，歷史文化學習網，〈https://culture.edu.tw/history/menu_photomenu.php?menuid=514〉。

隨著歐盟整合，中國大陸崛起，以及全球經濟在 21 世紀初期的劇烈動盪與區域經貿整合趨勢，加上美國因長期陷入反恐戰爭，對其國力與財政造成重大耗損，美國與他國之相對國力有相當程度之下滑；經濟上的優勢正被其他強權快速趕上、甚或超越；²⁰軍事上雖仍居明顯優勢，然受反恐戰爭拖累與國防財政緊縮影響，美軍國防現代化計畫受到延宕，美國藉由尋求區域盟國分擔防務，以降低自身負擔。

整體而言，當前的國際體系格局似出現由「一超多強」格局朝向權力分散之「多極」格局演化之趨勢。而中國大陸學者閻學通則提出「兩超多強」的概念；²¹認為 21 世紀的世界中心，將逐漸由歐洲轉移至東亞，美國的戰略重心則逐漸由中東往東亞轉移。²²

二、亞太區域層級體系

21 世紀的亞太將逐漸成為世界中心。依權力轉移理論的「層級體系結構」，亞太（或東亞）地區也可視為一層級體系加以討論。

當 1990 年代冷戰結束時，整個亞太地區並無支配性的區域強權，而是呈現「區域多極」格局。日本 GDP 雖位居全球第 2，然其國際政治與軍事力量受到侷限；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然其經濟實力與日本仍有相當差距，其雖擁有龐大武裝部隊，然現代化程度遠不及於西方先進國家；俄羅斯則自顧不暇，無力插手亞太事務；南亞的印度國力未成氣候。至於身為全球支配性強權、位處太平洋彼端的美國，其戰略上的關注焦

²⁰ 美國在 2008 年的 GDP 為 14.26 兆美元，歐盟的 GDP 則為 18.14 兆美元，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李靜宜譯，《權力大未來》（臺北：天下遠見，2011），頁 201；中國大陸 2013 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預期將達 4.14 兆美元，美國則不足 4 兆美元；「陸超美 貿易額 No.1」，《旺報》，2014 年 1 月 4 日，版 1、2。

²¹ 中國大陸著名外交關係學者閻學通於 2011 年底撰文指稱，未來世界格局將由美國引領的「一超多強」，朝以「中」美兩國為主導的「兩超多強」轉變。文章指這是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新的變化趨勢，並對國際規範、國際組織、國際思潮都產生影響。2012 年後，這種趨勢會更加強勁。這是中國大陸學者首次做出這樣的表示。「中國學者首次提出國際格局兩超多強概念」，「美國之音」網站，2011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article-9-s-ygf-dc-china-scholar-us-china-relations-136500773/936670.html>〉。

²² 閻學通，《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八旗文化，臺北，2013 年 10 月），頁 128-129。

點仍以歐洲（含東歐）、中東為優先。

經過 21 世紀頭個 10 年，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引起世界高度關注，其 GDP 並於 2010 年超越長期經濟不振的日本；²³中共國防實力則在近乎連續 20 年國防預算呈 2 位數增長的挹注下，戰力大幅增長，超越所有區域國家。若忽略美國的因素，中國大陸在可預見之將來，將成為東亞的支配性區域強權，日本、印度則為區域的一般強權。

然身為全球支配性強權的美國，不欲中國大陸主導未來即將成為世界中心的亞太地區事務，近年已開始將其戰略重心轉向亞洲，採取包括經濟、軍事、強化結盟等綜合手段的「亞洲再平衡」政策，與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競逐亞太政、軍、經主導權，造成亞太地區呈現「兩超多強」的體系格局。

肆、美「中」權力分析及展望

一、國家權力計算方式

（一）前中央情報局高階官員克萊恩（Ray Clime）於 1977 年發表用以計算權力的公式：²⁴

認知的權力 = （人口 + 領土 + 經濟 + 軍事）× （策略 + 意志）

（二）中國大陸學者閻學通亦提出國家綜合實力大小計算公式：²⁵

綜合國力 = 政治實力 × （軍事實力 + 經濟實力 + 文化實力）

（三）「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權力是由「人口」、「經濟生產力」和「政治能力」3 者作用組合而成。惟未列出權力大小之實際運算方式。

（四）奈伊在討論到全球權力分配與美「中」權力轉移時，主要聚

²³ 2010 年，中共 GDP 達 5 兆 8,786 億美元，較日本 GDP 之 5 兆 4,742 億美元多出 4,044 億美元；“China Economy Overtakes Jap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4, 2011, <<http://www.ft.com/cms/s/0/3275e03a-37dd-11e0-b91a-00144feabdc0.html#axzz2tf1tS78G>>.

²⁴ 同註 11，頁 24。

²⁵ 同註 22，頁 83。

焦於：軍事、經濟實力與政府發揮「巧實力」之能力。

二、美「中」國家權力比較之初略估算

如何衡量一國權力（或綜合國力），學者各有不同看法，亦需相當繁雜的資料蒐集與嚴謹的評估程序，甚至是大規模的專案研究。考量本文篇幅及部分參數衡量不易（如政治能力、人口素質、策略、意志等），下文暫以奈伊衡量國家權力之 3 大要素－經濟實力、軍事實力與巧實力做為國家權力之衡量標準；後以主流之「權力轉移理論」觀點進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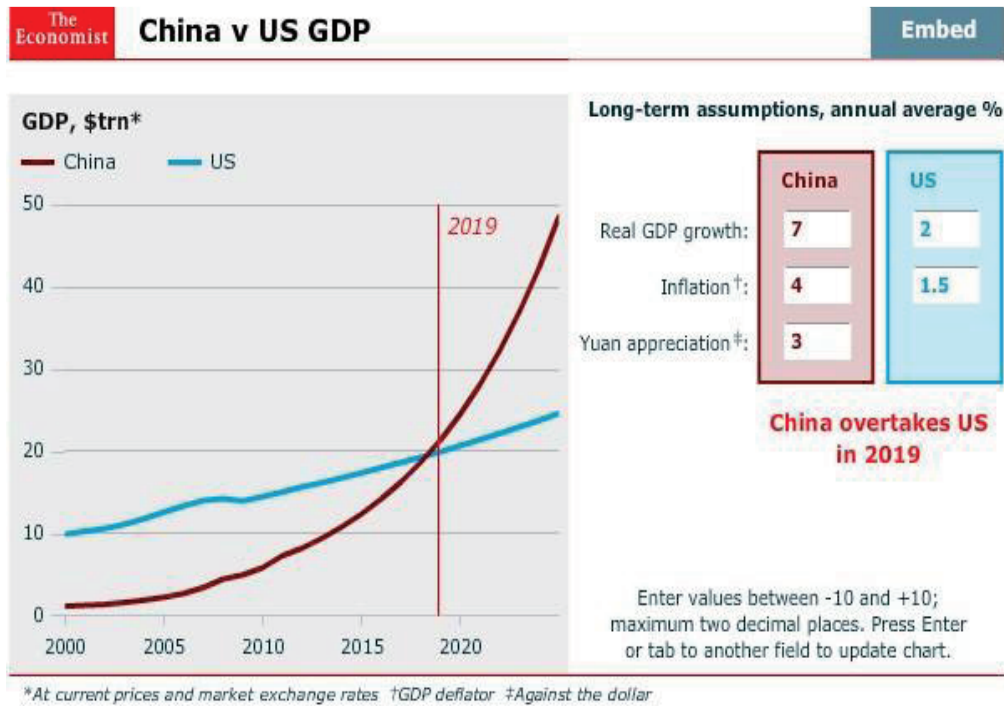
其中，經濟實力簡化為對兩國 GDP 之衡量；軍事實力暫以國防經費開支多寡來代替；巧實力衡量則簡化為包括：國家總體研發經費多寡、外交影響力與友盟國家多寡、通俗文化影響力（以具文化與價值觀傳遞能力之電影與音樂產值為代表）。而考量在亞太區域體系中，還是以經濟與軍事層面佔有最大影響力；因此，本文將以經濟實力佔 40%、軍事實力佔 40%、巧實力發揮佔 20%之比重，來進行美「中」權力關係比較之計算。

（一）美「中」GDP 比較與展望

以 GDP 來衡量一國的經濟實力雖失之簡略，但其仍為國際間最常引用之各國經濟力量比較數據；而美「中」均續朝向擴展國際經貿、科技產業、工業等方向發展，經濟體質相似，因此運用 GDP 來衡量兩國經濟實力應屬恰當。

依據《經濟學人》預測，若未來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為 7%，而美國 GDP 成長率比照現狀為 2%時，則美「中」GDP 成長情況將如圖 3：

圖 3 未來美「中」GDP 成長率比較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3/11/chinese-and-american-gdp-forecasts>。

依據《經濟學人》預測，中國大陸 GDP 將在 2019 年間超越美國，美「中」經濟實力翻轉在 6-7 年間發生。依《經濟學人》之計算方式，若 GDP 以美元計價，除經濟成長率 7% 外，另應列入人民幣每年升值 3%，使得中國大陸的 GDP 成長率實達 10%；對照我國經濟部公布之資料，中國大陸近幾年以美元計價之 GDP 金額之成長率，實為 10-12%，²⁶《經濟學人》之計算方式應屬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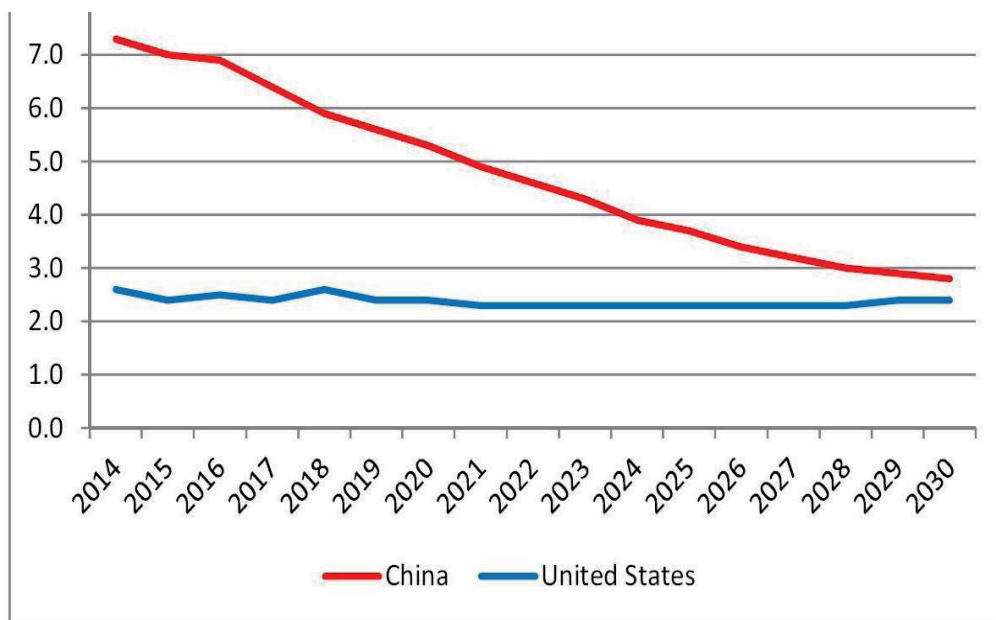
2013 年中國大陸全年經濟成長率 7.7%，雖高於外界預期，但大陸經濟已脫離改革開放初期的 2 位數高成長；加上空氣污染嚴重、市場制度不夠完善及歐美經濟從谷底反彈，讓部分外國投資撤離大陸市場；不

²⁶ 「主要國家國內生產毛額（GDP）」，經濟部網站，〈<http://twbusiness.nat.gov.tw/old/pdf/sec8.pdf>〉。

過，儘管經濟成長速度減緩，但因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依然強勁，仍能支撐全球經濟發展。²⁷

然美經濟學者薩繆爾森（Robert J. Samuelson）近期於《華盛頓郵報》發表專文，指中國大陸過往的高速經濟增長不再，面臨轉型十字路口的中國大陸若無法解決困境，則經濟發展最好時也僅有 3-4%。²⁸而美國國會研究處於今（2014）年 2 月公布一份有關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展望的報告，同樣預測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將由現今的 7.7%，逐步降為 2020 年的 5.5%、2025 年的 3.8%，以及 2030 年的 2.9%（如圖 4）。²⁹因此，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由目前之水準長期緩步下降，應為合理估計。

圖 4 2014-2030 年美「中」每年實際 GDP 成長率



資料來源：Wayne, M. Morrison, *China's Economic Rise: 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3, 2014.

²⁷ 〈經濟放緩 大陸需求仍支撐全球〉，《中央社》，2014 年 2 月 4 日紐約專電。

²⁸ 〈美經濟學者：陸 GDP 恐降至 3%〉，《旺報》，2014 年 2 月 4 日，B3 版。

²⁹ *China's Economic Rise: 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3, 2014, pp5-6.

至於美國經濟成長率之估算，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美國 2014、2015 年的 GDP 成長率分爲 2.8%與 3.0%；³⁰本文參考先前美國經濟成長率多約在 2-2.5%之間，因此雖然美國經濟後續有轉趨熱絡的趨勢，然本文仍以長期 2.5%進行估算。

基此，本文對美「中」GDP 成長之預測，係以美國 2013 年 GDP 總值 16.76 兆美元爲起點，每年 GDP 成長率 2.5%來估算；中國大陸則以 2013 年 GDP 總值 9.39 兆美元爲起點，³¹2013-2015 年美元計價 GDP 成長率 10%（含人民幣升值因素，下同），此後每 3 年 GDP 成長率降低 1%來估算。而依此參數設定，得出中國大陸的 GDP 總值可能在 2023-2024 年間追上美國（參見下文表 1）。

（二）美「中」軍事開支（軍事實力）比較與展望

僅用雙方軍事開支來進行兩國軍力比較，同樣失之簡略。然由下表 1「當前美『中』海空軍與核武戰力對比概估表」觀之，當前美「中」軍費額度對比（6,004 億美元：1,122 億美元，約 5.35：1），與下表之兩軍戰力對比，可發現以「軍費對比」來模擬「戰力對比」，仍具一定之可信度。

³⁰ 〈2014 全球經濟 IMF 叫好〉，《工商時報》，2014 年 1 月 2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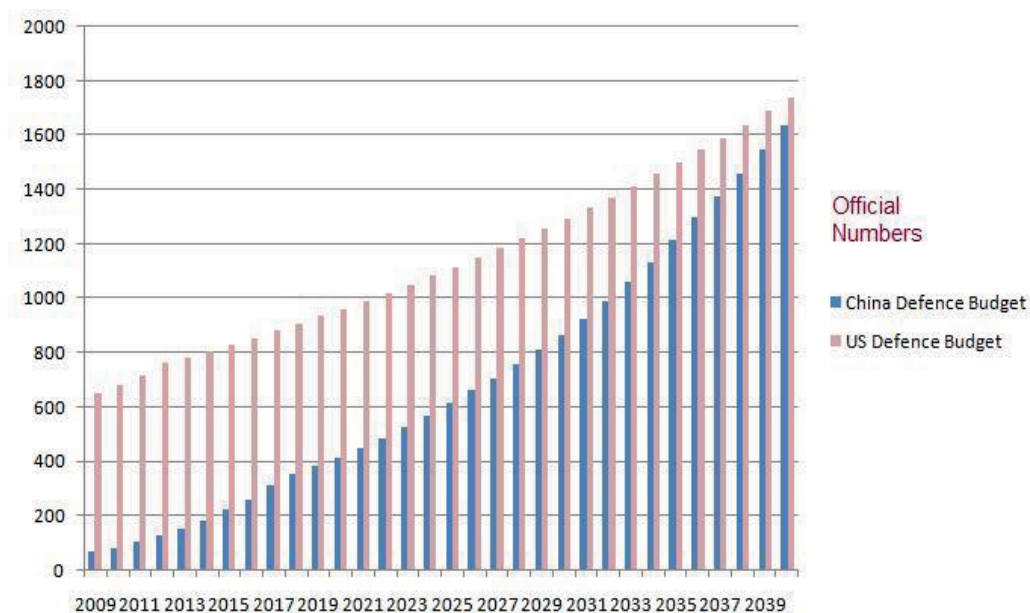
³¹ 〈專家：（中國大陸）GDP 總量 衝 10 兆美元〉，《經濟日報》，2014 年 1 月 21 日。

表 1：當前美「中」海空軍與核武戰力對比概估

	美軍	共軍	戰力比概估 *
海軍 艦艇	航艦：10 艘 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14 艘 核動力巡弋飛彈潛艦：4 艘 核動力攻擊潛艦：54 艘 神盾巡洋艦：22 艘 神盾驅逐艦：62 艘 巡防艦/濱海戰鬥艦：26 艘 （考量航太與龐大支援艦隊）	航艦：1 艘 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3 艘 核動力攻擊潛艦：5 艘 新一代柴電動力潛艦：約 38 艘 新一代驅逐艦：16 艘 新一代護衛艦：32 艘 輕型護衛艦：10 艘	約 5：1
空軍 （海航） 戰轟機	第三代以上戰機：約 2,520 架 轟炸機：156 架 （考量航太與龐大支援機隊）	新一代戰機：870 架（含殲轟 7） 轟炸機（轟 6）：約 150 架	約 4：1
核武	核彈頭：約 4,650 枚（現役）； 約 3,000 枚（備役） 洲際彈道飛彈：約 450 枚 潛射彈道飛彈：約 288 枚	核彈頭：約 250 枚 洲際彈道飛彈：約 60 枚 潛射彈道飛彈（中程）：<20 枚	約 10-15：1
*「戰力比概估」係綜合考量數量對比與載具戰力、航太/後勤支援等因素後之概估數據。 參考資料： 1. “World Air Forces 2014,” <i>FLIGHT International</i> , January 2014, < http://www.flightglobal.com/waf2014 >; 青木謙知,《戰鬥機年鑑 2013-2014》(東京,イカロス出版,2013 年 4 月 10 日)。 2. 《世界の艦船》774 期「中國海軍特集」(東京,海人社,2013 年 3 月);《世界の海軍 2013-2014》(東京,海人社,2013 年 4 月)。 3. Global Nuclear Weapons Inventories, 1945-2013,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September, 2014. 4. <i>Military Balance 2012</i> , IISS, 2012. 5. 中國大陸各大軍事網站資料彙整。			

若依「下個大未來」(Next Big Future)網站與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資料，美「中」國防開支比較與展望，參見圖 5、圖 6：

圖 5 「下個大未來」美「中」國防開支比較



資料來源：“China Economic Forecast to 2040 and Defence Budget,” Next Big Future, March 4, 2010, <http://nextbigfuture.com/2010/03/china-economic-forecast-to-2040-and.html>。

圖 6 IISS 美「中」國防開支比較



資料來源：Giri Rajendran, "Chinese-US Defence Spending Projections," IISS Voices, March 19, 2013, <<http://iissvoicesblog.wordpress.com/2013/03/19/chinese-us-defence-spending-projections/>>.

以圖 5 預測觀之，預期中國大陸的國防開支將於 2040 年代以後追上美國。而在圖 6 中，中共國防預算若以每年 7.8% 成長（較符合未來中國大陸 GDP）、美國防預算以受《預算控制法》（*Budget Control Act*）削減之額度來推算，則可能在 2030 年代後期追上美國。

本文對美「中」軍費成長之預測，則以美國 2013 年軍費總值 6,004 億美元為起點，2013-2022 年軍費成長率 1% 來計算，2023-2032 年軍費成長率 2%（趨近美 GDP 成長率預估值）來計算；中共則以 2013 年軍費總值 1,122 億美元為起點，2013-2017 年軍費成長率 10%、³²2018-2022

³² 中共兩會召開之前，新華社與大陸軍事專家表示，預期中共 2014 年的國防預算將在 2013 年度基礎上成長 10%，且宣示未來 5 年仍將保持年均 10% 的增幅。〈解放軍預算 上看臺幣 4 兆〉，《中國時報》，2014 年 2 月 17 日，第 11 版。

年軍費成長率 9%、2023-2027 年軍費成長率 8%、2028-2032 年軍費成長率 7%來計算。而依此參數設定，得出中國大陸軍費（戰力）在 2020 年超過美國軍費（戰力）的 1/3，2030 年的軍費（戰力）約為美國之 60%。（參見下文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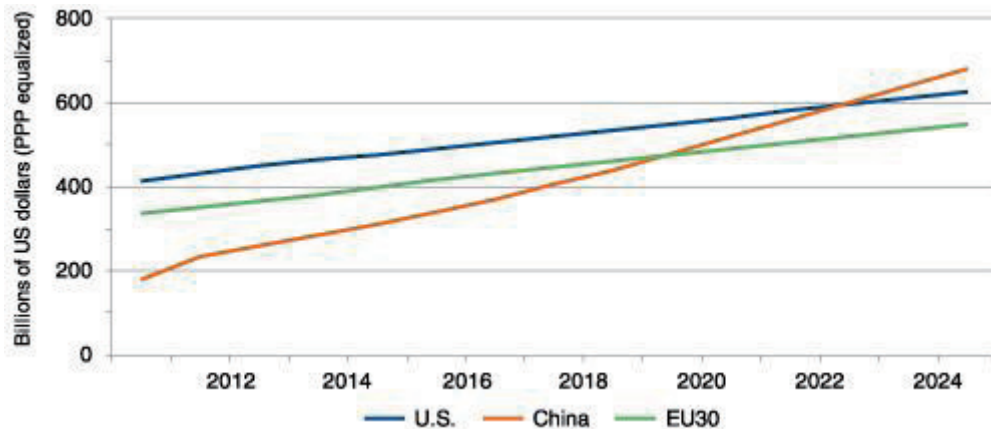
（三）美「中」巧實力之比較與展望

國家巧實力的面向十分廣泛，難以有效定義、估計。本文僅以研發、外交影響力與文化 3 個面向為範例：

1. 國家總體研發經費：

根據「企業創新」網站（The Business of Innovation）與《研發雜誌》（*R&D Magazine*）共同發布之《2014 全球研發資金預測》（*2014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報告預判，中國大陸科研經費約可在 2020 年前追上歐盟國家，2022 年追上美國（參見圖 7）。本文引用此一報告資料進行預判。

圖 7 歐、美、「中」未來研發資金預測



資料來源：2014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The Business of Innovation, R&D Magazine, 2013.12, <http://www.rdmag.com/sites/rdmag.com/files/gff-2014-5_7%20875x10_0.pdf>.

2. 外交影響力與友盟國家

(1) 美國

美國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並參與許多區域經濟組織與非國家組織活動。其主要盟邦（組織）在歐洲為北約，在中東有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在亞太為日本、南韓、澳洲與菲律賓，近期並尋求強化與印度、越南、緬甸等傳統上非友好國家之關係；在全球擁有許多軍事基地，並派遣駐軍。

(2) 中共

中共亦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近年尋求參與甚或主導亞太區域經濟組織，並積極在非洲進行投資、開採資源，對第三世界國家有較大影響力。中共未與他國正式簽訂盟約，但藉由「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與俄羅斯及部分中亞國家進行安全、政經、科技、能源、交通、環保等多方面合作；中共未在國外派駐軍隊，然近年積極尋求在印度洋周邊建立多個被西方國家稱之為「珍珠鏈」的補給港口。

基此，本文假定當前美「中」的外交影響力與友盟國家力量對比為 100：30，此後隨著中共外交影響力增強，強化外交、經貿、安全結盟努力，以及其綜合國力增強後周邊國家選邊站的效應出現，兩國間的對比逐年拉近。

3. 文化影響力

以通俗文化之電影與音樂產值為代表，兩國間的差距極大（中國大陸的產值不足美國的 4%），然持續拉近。³³而英文為國際通用語言，中文只在華人世界通行（雖然學習中文的外籍人士數量日增），亦可能成為兩國文化影響力差距之原因。

(四) 達成「均勢」之時間點研判

³³ 《世界地圖 2014 年版》（東京：成美堂出版，2013 年），頁 150。

藉由前述經濟實力（40%）、軍事實力（40%）、巧實力發揮（20%）來進行美「中」權力關係之比較計算。其結果如下表 2：

表 2 美「中」權力關係比較與達成「均勢」之時間點預判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美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中共（GDP, 40%）	56.0%	60.1%	64.5%	68.6%	73.0%	77.6%	81.7%	86.1%	90.8%	94.7%
中共（軍費, 40%）	18.7%	20.3%	22.2%	24.1%	26.3%	28.4%	30.6%	33.0%	35.7%	38.5%
中共 （巧實力, 20%）	30.4%	32.4%	35.0%	37.5%	39.9%	42.2%	44.4%	46.6%	48.7%	50.8%
中共（研發）	57.3%	61.1%	66.7%	71.9%	76.9%	81.5%	85.9%	90.1%	94.0%	97.8%
中共（友盟）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中共（文化）	3.9%	4.1%	4.3%	4.5%	4.8%	5.0%	5.3%	5.6%	6.0%	6.4%
「中」/美國力比率	36.0%	38.6%	41.7%	44.5%	47.6%	50.8%	53.8%	56.9%	60.4%	63.4%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美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中共（GDP, 40%）	98.9%	103.3%	106.8%	110.4%	114.2%	117.0%	119.9%	122.8%	124.6%	126.4%
中共（軍費, 40%）	40.8%	43.1%	45.7%	48.4%	51.2%	53.7%	56.4%	59.1%	62.0%	65.1%
中共 （巧實力, 20%）	52.7%	54.7%	56.6%	58.5%	60.3%	62.1%	63.9%	65.7%	67.4%	69.2%
中共（研發）	101.3%	104.7%	107.9%	111.0%	113.9%	116.7%	119.4%	122.0%	124.4%	126.8%
中共（友盟）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中共（文化）	6.9%	7.3%	7.9%	8.4%	9.0%	9.7%	10.4%	11.1%	11.9%	12.8%
「中」/美國力比率	66.5%	69.5%	72.3%	75.3%	78.3.2%	80.7%	82.5%	85.8%	88.1%	90.5%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製表；各分項參數估算表格繁多，限於篇幅只能予以省略。

由表 2 推算的結果觀之，預期中共綜合國力將於 2028 年達到美國之 80.7%，美「中」開始進入「均勢」狀態。若持續推算相關數據，預期至 2038-2040 年左右，兩國權力均等；至 2050 年左右，中共綜合國力可能超越美國 120%，依「權力轉移理論」，美「中」「均勢」狀態結束，中共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支配性強權；而依權力轉移理論，在「均勢」狀態期間，若中共對美國主導之國際環境與規範不滿意，則兩強爆發衝突的機會將大為提升。

另從亞太區域層級觀點來看，由於美國為世界性強權，不可能在亞太投注全部國力來應對中共崛起（如美軍規劃未來在太平洋部署 **60% 海軍艦艇兵力**）；因此，或許美國在中共國力未達「均勢」或「超越」前，仍能夠維持其全球支配性強權地位，然在區域層級（亞太地區），中共可能得以提早取得支配性地位，排擠美國在區域的影響力。「權力轉移理論」對此狀況未有論述，然若以中共權力達美國 **60-80%** 做為觀察指標，此一時段落在 **2021-2028 年間**。

須再次強調，本文美「中」權力展望之估算，僅為成百上千種項目、參數組合之一，且預測時距過長、變數太大，僅能視為輔助說明「權力轉移理論」的例示，惟仍具一定程度之參考價值。

伍、結論

一、21 世紀前期全球與區域層級體系開始出現轉變

美國於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後，成為全球層級的支配性強權，惟時序經過 21 世紀首個 10 年後，中國大陸快速崛起，開始衝擊美國的全球支配性強權地位，導致在全球層級體系開始出現「兩超多強」趨勢。

在亞太（東亞）區域層級，當 1990 年代冷戰結束之時，亞太地區缺乏支配性區域強權，呈現「區域多極」格局。然因中國大陸快速崛起，若忽略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短期內即可望成為東亞的支配性區域強權。然身為全球支配性強權的美國，不欲中國大陸主導未來亞太事務，因此積極推動「亞洲再平衡」政策，與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競逐亞太政、軍、

經主導權。

二、美「中」區域與全球層級權力轉移可能於本世紀 30-50 年代間發生

依據本文數據資料推估，美「中」國力轉變可能於 2028-2050 年間發生。部份資料、圖表來源則較為提早，例如中國大陸學者閻學通即估計該時點約為 2023 年；³⁴奈伊從更廣泛的層面估計，認為中國大陸要在世界三維棋盤上超越美國，可能要到 21 世紀中期才有可能發生。而本文的數據較趨近於奈伊之估計。另外，自 2020 年代前期起，中共國力可能即足以在亞太區域對美國的領導地位造成重大挑戰。

三、美「中」權力轉移是否發生衝突端視中國大陸是否為滿意國家

依據權力轉移理論，當新興強權國力達支配性強權國力之 80%-120%（均勢狀態），且新興強權對於國際秩序與體系規範不滿意，則在權力轉移過程間容易發生衝突與戰爭。依前文表 2 推算，美「中」發生衝突的風險在 2028 年，後因兩國進入「均勢」將有所升高，若中國大陸在此期間對國際秩序與自身地位有所不滿，美「中」即可能爆發衝突。

中國大陸學者婁偉認為，美「中」之間的權力轉移能否以和平方式實現（即中國大陸對現有國際秩序是否滿意），其主要分析變數有 3：³⁵

（一）中國大陸參與國際制度的程度：中國大陸對國際制度的廣泛參與，顯示出中國大陸對國際秩序的融入戰略，這與中國大陸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相一致。

（二）美「中」之間的結構性相互依賴：兩國之間的相互依賴已經開始由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向對稱的相互依賴轉變，這種轉變既顯示中國大陸權力的增長，也使美「中」兩國更加緊密的相互依存。

（三）美國對中國大陸能否採取包容戰略：在中國大陸不挑戰美國

³⁴ 同註 22，全書論點。

³⁵ 婁偉（漳州師範學院政法系副教授），〈論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東北亞論壇》（*Northeast Asia Forum*）第 96 期（北京，2011 年 4 月），頁 40-42。

核心利益前提下，若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能夠採取包容態度，則美「中」間權力和平轉移就有可能實現。從目前美「中」兩國關係發展態勢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對中國大陸崛起美國之因應作為

（一）美國站在全球層次，加強與滿意之盟國經濟與軍事安全合作：例如在經濟上於亞太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於歐洲推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TTIP）；軍事上，進一步強化與（亞太）盟國之軍事合作。希藉此擴大自身權力，彌補其身為成熟之已開發國家，國內經濟與軍事實力增長速度不若新興國家（中國大陸）之缺點。

（二）避免捲入區域層次（東亞、中東）衝突：以東亞為例，美國在近年之南海與東海主權爭端中，形式上保持「中立」立場，一方面對於東南亞國家予以拉攏或給予協助，在釣魚臺爭端中給予日本聲援，另一方面卻也約束相關友盟國家，避免對中國大陸造成過度刺激，引發不必要之衝突，而將美國捲入其中。

（三）面對中國大陸崛起，美國在核心利益不受過度影響前提下，於制衡與包容合作間求取政策平衡：中國大陸快速崛起，身為支配性強權的美國自然希望能予制衡；然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快速增長為既成事實，若美國採取強勢制衡措施，易使中國大陸成為不滿現狀國家，則美「中」爆發衝突自不可免。由現今歐巴馬政府之對「中」政策觀之，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採取較前任小布希政府更為包容的態度，並尋求與中國大陸在國際議題上加強合作。整體而言，未來美國對「中」政策，將在核心利益不受過度影響、不引發美「中」衝突前提下，於制衡與包容合作間求取政策平衡。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政策立場）

Review and Prospect of U.S.-China Power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 Perspectiv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Li-Te Ch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fice of Defense Studies, MND

Abstract

Mainstream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take that a balance of power does not facilitate the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ather, it is an unbalanced power that helps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in hierarch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en an emerging power is driving closer to a dominant power and is discontent with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here is a growing possibility that conflicts and wars may occur between the two powers.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dominant power and Mainland China as an emerging power will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even impa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is article first of all compares and contrasts mainstream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and other relevant theories. Then, it generally compares and assesses the U.S. and Mainland China in terms of their military might, economic strength, and soft power. Finally, according to its preliminary estimate, this article reasons that the U.S. and China may enter into “parity” as referred to in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between 2030 and 2050. However, it is expected that Mainland China may seize a dominant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tarting from 2020.

Keywords: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balance of power; hierarchi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emerging power; dominant power; Joseph S. Nye,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